# 女老师的自述

大学里的生活单调而平静，学校每天排给我的课也不是很多，我的日子过得悠闲而自在，甚至说没有任何激情。但当我面对那些面容姣好、丰满靓丽的我的女学生时，我总是忍不住多看他们几眼，从她们的身上，我总能找到自己当年的影子，可以看到我的过去。我也是从她们这个年龄走过来的，也有自己火热的初恋和刻骨铭心的性爱。可是，经过多年与一个个男人的交往后，至今我仍是单身一人。学校里不乏一些热心人，他们总是想给我介绍一个可以组成家庭的男朋友，都被不置可否的一笑拒绝了。学校里也有些男老师总想与我套近乎，可在他们的身上，我找不到半丝激情。也有些女学生问我：老师一个人不寂寞吗？我总是这样回答她们：一个人不是挺好的吗？ 说实话，一个人哪有不寂寞的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爱回忆过去，那像走马灯一样从我身边走过的男人。他们曾经带给我激情，带给我性的快乐，当然，他们亦曾使我伤心，使我万念俱灰。作为一个正常女人，我也有性的需求，通常我都是用“自摸”的办法来解决个人问题。自己摸自己“死”得很快，在差不多两三分钟的工夫，我就会“死”过去，待到睁开眼时，窗户已经发白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 在这篇长文里，我要讲一讲我与一个又一个男人爱欲。 我是那种对性觉悟得比较早的女孩子。 很小的时候，我就找到了用自己的手使自己快乐的方法，后来看生理卫生书里介绍，才知道这种办法叫“自慰”。那时我虽然不知道这个非常专业的名词，但丝毫不影响我用手指给自己带来快感。晚上，写完作业，躺在温暖舒适的被窝里，我总会背着父母在下面的豆豆上轻抚一番，那触电一般的感觉带给我非同寻常的感受，以至于我后来非常迷恋这样的感觉，就像抽大烟上了瘾一样。 我初恋的男孩子叫阿毛，从小学、初中一直到高中，我们都在一起上学。他很喜欢我，当然，我也非常喜欢他。就在我们读高二那年，阿毛将我带到他家，他的父母上班不在家。阿毛要亲我，将他的嘴对在我的嘴上，我那时还不知道亲吻是怎么回事。阿毛说，把你的舌头给我，我就很顺从地把我的舌头伸到了他嘴里。初次亲吻，带给我的感受是新鲜而好奇的，我只觉得浑身发热，下面也有湿的迹像。当阿毛伸手摸我的乳房的时候，我竟然有几分激动，不由自主地呻吟起来。接下来，阿毛掀起我的衣服，含住了我的乳头。我又羞又急，但阿毛像狗咬住块骨头一样，如何肯放手，我被他嘬得差点晕过去。 过了一会，阿毛又来脱我的裤子，我死活不肯撒手，不是不想，而是不敢。阿毛的态度很坚决，三下五除二，就把我剥得像脱了毛的白条鸡。我抬眼瞄了下阿毛的下面，那根肉＊棍子怎么那么粗呀，与我见过的小男孩的鸡鸡完全是两回事。阿毛把他的鸡鸡在我下面来回蹭，想找洞口插进去，偶然间碰到了我的小豆豆，我只觉得浑身过电一般，一股水从阴道里喷了出来，喷在阿毛的胸前。阿毛惊叹一声：你尿了？！我那会也不懂，也挺害骚，搞不懂为什么偏偏在这会儿就尿了。阿毛用他的鸡鸡找我的妹妹，我抓住那像铁棍一样硬的东西，死活不让他进。他骗我就进去一点点。在此之前，我根本不知道作爱是怎么回事，心想进去一点就进去一点吧，如果不舒服了就让他拿出来。阿毛将他的头头插进去了，问我疼不疼，我红着脸说不疼。于是又往进插了寸许，我不仅没有疼的感觉，反而觉得特别享受，甚至不由自主的呻吟起来。阿毛在我的鼓励下来劲了，插进去使劲抽动起来，但没几下，就像杀猪一样的嚎叫几声，趴在我身上不动了。后来，我才知道这叫射精了。 阿毛忙乱地找来卫生纸打扫战场，他冲我下面看了看，说，听人讲，第一次做爱都要流血的，你怎么没流？我哪里知道这些，他的话我几乎就没听进去，忽然哇的一声就哭了起来，而且哭得灰天黑地。阿毛慌了，说，你哭什么哭什么，我又没说你啥！ 估计阿毛的父快下班回家时，我离开了他的家。当时我内心的感情非常复杂，直到今天都无法描述当时的心理活动。不知是为变成一个女人高兴呢，还是感到悲伤，说不清！从阿毛家里出来，我的脚步是轻快的，心情是愉快的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与男孩子的交往会带来如此美好的享受。 我是哼着小曲踏进我的家门的。我的爸爸妈妈在省歌舞团工作，爸爸是团里的首席小提琴，妈妈是独唱演员。妈妈的基因遗传给我，我也天生一副好嗓子，让我考大学时报考艺术系，就是他们二位给我选择的。妈妈正在做饭，爸爸坐在客厅里边喝茶，边看电视。爸爸看到我说，我女儿今天心情不错呀！别到处乱疯了，抽空练练琴，练练嗓子，为考试作点准备。我答应一声，放下书包，进了洗手间，在镜子里，我看到自己脸蛋红扑扑的，似乎与阿毛的激情尚未从脸上消退。与阿毛上床的事，无论如何都不能让父母知道，他们会揍死我的，当然，他们也不会知道这件事。 晚间熄灯后，我回忆下午与阿毛发生的一切，禁不住脸热心跳，这毕竟是我的第一次，而第一次竟然如此美妙，什么难受呀，疼痛呀，在我说来，全然没有这么一回事。我是带着甜蜜的回忆进入梦乡的，睡着后，又做了许多梦，全都是愉快的，令人惬意的。 第二天到校见到阿毛，我故意没有正眼看他。阿毛有几分心虚了，以为我生气了，课间，他往我书包里放了个纸条，意思是说对不起，今后如果我不同意，他不会再做让我不愉快的事了。他哪里知道，做那件事，我不仅特愉快，而且特乐意做。 下午放学，阿毛跟在我身后，直到出了校门，他才走到与我并排，邀请我再去他家玩。我脸一沉：去你家干吗，难道伤害我一次还不够吗？阿毛害怕了，嘴粘得说不出话来。我暗笑，这个傻小子，真是不经吓。不过，我还是再次跟着阿毛去了他的家。阿毛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一张碟，问我看过毛片没有，我说没有，他说想不想看，我说你想看就看吧。阿毛放的是一张private公司拍的片子，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家公司专门就是拍毛片的，而且那毛片拍得确有水平，在此类片子的评奖中曾多次获奖。片子拍得十分逼真，连表演者身上的寒毛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女主人公漂亮，男主人公潇洒，尤其是他们的性器，都纤毫毕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。头一次看这种片子，心时很激动，只觉得下面不断抽搐，而且有水流出来，再往下看，我觉得都要晕过去了。阿毛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，他的一只手从我的上衣领处伸进来，轻轻在我乳头上揉捏，一会捏左边的，一会捏右边的。他把我抱到床上，把我的衣服脱光，我几乎懵然无知，他提枪上马，插进我里边时，我立马就有兴奋的感觉，闭着眼睛肆无忌惮地叫床，我的一副好嗓子在床上发挥得淋漓尽致。阿毛怕我叫得太响，不住地用他的嘴堵我的嘴，哪里又堵得住。 那天，阿毛和我来了两次，第二次的时间更长。完事后，我差不多瘫在床上了，要不是阿毛催促我，说他妈就要回来了，我还不晓得会躺到何时。 与阿毛做床上的事情，我就像一个小孩尝到了蜜糖的甜蜜，从此一发而不可收，每隔几天，我们都要在床上吃一顿大餐，以至于阿毛的小脸都变瘦了，变黄了。作为一个女孩子，时常会有很多人“惦记”；尤其是作为一个稍为有些姿色的女孩子，得到的“惦记”可能就更多一些。时至今日，我仍然不敢说自己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，但可以骄傲地说一句：我的相貌应该是不差的。 让我没料到的是，我的班主任老师在“惦记”我，打上我的主意。 班主任老师姓王，从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，分到我们这所高中教语文，来这里不过三年的时间。他个头高挑，面庞白净，对人彬彬有礼。特别是他课讲的很好，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，说出的每一个字都那么让人爱听，就像播音员一样。后来与他接触多了，我才听说他曾是学校业余话剧团的。他从农村高中考上大学，农村学生的勤奋好学、艰苦朴素等优点，他身上完全具备。他说他在参加学校话剧团前，普通话极不标准，甚至方言还很重。当时学校排一出话剧，他的外形与剧中的男主角非常吻合，就是普通话不太好。话剧团团长想了个主意，采取a、b角的办法，将王老师定为b角，意味着只有a角出现特殊情况的时候，他才可以上台顶替。a角是从城市里来的，普通话讲的好，但外形稍差一些。与他演对手戏的女同学也是从城市来的，曾在当地电台当过业余主持人，当然了，那普通话讲的一流。女同学不知怎么就喜欢上了他，说和他演戏来激情，就想“成全”他。课余时间，女同学一直在辅导他学习普通话，将他的台词一个字一个字地扣，一句一句地严格要求。我们的王老师是何等聪明之人，经过琢磨努力，剧中这些台词只要从他口中流出来，没有一个走音跑调的。校学生会和团委审查节目定人选时，当场拍板让王老师出演剧中的男主人公。王老师排练更加认真刻苦，在学校组织的“五一”节文艺节目汇演中一炮走红，成为不少同学瞩目的“明星”，一些低年级同学还拿着本本请他签名。 王老师能赢得同学们的好评，还在于他备课与讲课的认真。我们课本中的课文，不论是白话文还是文言文，他都能够倒背如流，这在我和我的同学们想来，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，要让我们将一篇课文背下来，那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啊！王老师在为我们朗读课文时，准确点说，那不是朗读，而是表演，讲台成了他的舞台。我们都为有这样的好都是而自豪！ 王老师最早表扬我，是因为我的一篇作文。现在想来，我的那篇作文不过稀松平常，经过王老师那么一点评，完全可以当代着名作家齐名。我学习语文的兴趣从那时开始，越来越浓。我完全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，该记的记，该背的背，还不断写日记练笔。 王老师的女朋友我见过，是个很漂亮的姑娘，举手投足颇有味道，她在离我们学校15公里以外的另一所中学教外语。有天下午，我曾看到王老师和他的女朋友在校园里散步，在看到她的一刹那，我为她的美貌所震惊，也为王老师能找到这么好的女朋友感到幸福。 那是一天上完语文课后，我将刚写好的一篇给校报的稿子交给王老师，请他给我指点修改一下。王老师微微一笑，将稿子夹到他的教案中带走了。下午，王老师让我到他的宿舍兼办公室去一趟，我知道王老师要给我谈稿子的事了。果然，王老师说的就是这件事。他又将我夸了一通，同时把改好的稿子交给我，我粗看了一下，王老师用朱笔改了许多处，他对我这个学生是上心的。 我拿着稿子要离开，王老师说，着什么急，聊会儿。时间过去很久了，当时儿的具体内容已经模糊，我只记得他当时很兴奋，面部表情极为生动。再后来，他就将我抱在怀里，亲我的脸，还在衣服外面揉我的乳房。我特害羞，从来没有想过与我心中敬重的老师有如此近距离的接触。他一边摸我，一边说喜欢我，还说些我似懂非懂的情话，说的我心跳脸烧。再后来，他就将手伸进我的衣服，摸我的乳房。不知别的女人怎么样，我的乳房就像一个情欲开关，只要将那里掌控了，我的人就软了。那时我就软在他的怀里，任他施为。他将手伸到下面摸我的隐秘处时，我嘴里说着不要不要，却无任何力量阻止他。 我都不晓得王老师是如何把我裤子脱掉的，他将我放在床边，将他那张平时用来给我们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的嘴伸过来，在我的阴唇上轻轻的吻着，随即，又来舔我的小豆豆，这时，令我尴尬的一幕发生了，一阵身体颤栗后，我的阴道里开始滋滋地喷水了，这些水喷了王老师满身满脸。王老师不管不顾，将他的裤子褪下去，掏出早已硬梆梆的那话儿轻轻进入了我的身体。因为有与阿毛多次的性经历，在他进入我身体的时候，我觉得好享受，啊啊地叫起床来。王老师的床上技术比阿毛好，一会轻，一会重，一阵深，一阵浅，弄得我死去活来。王老师射精时，将他的东西抽出来，射在我的阴户上，他怕我怀孕。 做完那些事，王老师帮我穿上衣服，也将他的湿衣服换去，在此期间，我始终没敢正眼看他的脸。送我出门时，他拍拍我的头，说了两个字：情种！ 因为备战高考，与阿毛做爱成了有一搭没一搭的，不是他不想，而是我不肯。阿毛这个小色狼，年纪不大，成年想的就是那件事，学习成绩可想而知。与王教师做爱是头一次，也成为最后一次，因为不久后他就结婚了。他爱人婚前对他柔情似水，婚后对他监管严格，他想出墙的机会没有了。 现在回想起来，王老师的妻子肯定是个性欲特强的女人，对王老师的索取是无止境的，王老师打从婚后，就没有以前那么精神了，时不时流露出无精打采和疲惫的神色。有一次，他让我们自习，他在堂上看一份模拟试卷，看着看着，竟然睡着了，并且打起了呼噜，班上同学都偷偷笑了。阿毛课下对我说，结婚对男人来说不是件好事，你看把王老师累成那样。我瞪了他一眼，你就多操点自己的心吧，人家已经是老师了，老师的事你还管？阿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对我作了个鬼脸。 高考结束第二天，阿毛就腻在我身边不肯离开，他说考完了，该放松一下，要和我一起下馆子。我知道他心里想的什么，正好我心里有些痒痒的，就跟着他一起去吃饭。吃完饭，他对我说，他姨姨家刚搬进一套新房子，我有他们家的钥匙，要不要去看看。阿毛这鬼东西，在学习上半点脑筋不肯动，打起我的主意来，他满脑袋的鬼点子。我不想揭穿他，故作高兴地说，看看就看看，我最喜欢看别人家的新房子。 去阿毛姨姨家不过两站路。这是一个新建小区，小区里有十几幢楼，绿化很有特色，假山、人造湖、回廊、应有尽有。他姨姨家装修得蛮漂亮，客厅、洗手间、厨房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，比起我们家那套老房子，真是天壤之别。阿毛的姨姨做服装生意，他姨夫做建材生意，这几年钱赚了不少，住这样的好房子自在情理之中。阿毛带我看他表弟的卧室，那卧室虽然面积不大，但是好漂亮，看一眼就让人深得温馨。 在他表弟的卧室里，阿毛一把抱住了我，不由分说就吻了上来，我一把推开他，说，小心你姨家的人回来。阿毛说，他们都忙生意，到晚上才回来的。夏天穿的衣服薄，阿毛解开我的衬衫，张开大嘴，含住了我的乳头，我觉得头一晕，顺势就倒在了床上。阿毛就像狗仔一样，吃完了这个奶头吃那个奶头，两只狗爪子不肯闲着，在我的身上乱摸一气，摸得我娇喘吁吁，呻吟连连。阿毛的手在我下面一探，嘲讽地说，还说不肯呢，你看下面湿成什么了，说的我很不好意思。因为早就有亲密接触，做爱前的程序简化了许多，我俩将各自脱得一丝不挂，拥在一起。阿毛的那话儿顶在我的大腿根部，硬而热，让我对性的渴望愈发强烈。阿毛吻我的眼，吻我的脸，轻咬我的耳垂，从上到下，通通吻了个遍。在我的下面，他的嘴停留的时间最长，灵活的舌头挑逗我的大腿根、阴唇和小豆豆。我像蛇一样扭动着，两条腿使劲往一块夹，阿毛不依不饶，上下嘴唇一合，将我的小豆豆含在嘴中，我全身上下像触及了高压电线，顿觉阴道一紧，又开始喷水了。这次喷水时间之长，射程之远，流量之大，将阿毛“吓”得不轻。在喷水过程中，我体验到持续的快感。阿毛早已迫不及待地趴上来，往前一使劲，那话儿就进了我的身子，卖力地抽插起来。 第一回合结束后，阿毛紧紧抱着我。他说，每次做的时候你为什么老爱尿尿呀，到处弄得湿乎乎的。我说，我也不知道，想憋住，总也憋不住。阿毛说，这是不是病？我说不知道。在我后来接触的几个男友中，他们都说我做爱时喷水是种病，有个男友还打电话到电台咨询，问女友做爱时尿尿该怎么治。直到我后来遇到一位“高人”男友，他才说这是正常的。我就在这种不知是不是病的“病态”中做了多年，爱了多年。 那天下午，阿毛一共和我做了六次，每次我的高潮都是从头至尾。做爱虽然很享受，但把阿毛表弟的床弄湿却不好收拾。阿毛把湿了的床单搭在阳台上晾起来，我说我先走，你把屋子收拾一下，阿毛同意了。 下楼时，我的腿忽然有些软，不由打了个趔趄。你看这爱做的！ 就在我等待高考入学通知书到来的那段时间，我的内心焦虑不安。排遣焦虑的唯一办法，就是寻找另一种自己感兴趣的活动而冲淡这种焦虑，或者说冲散这种焦虑。 这段时间与我最亲密接触的就是阿毛了。我的爸爸妈妈随着歌舞团叔叔阿姨到工厂农村基层群众“心连心”去了，这给我和阿毛创造了绝佳的相处机会。他每天就像上班一样，到我家与我相聚，每次来，他都带一盘毛片，不管我愿不愿意，塞进影碟机就放起来了。可能就是那时候看毛片太多，看伤了，现在我坚决拒绝毛片，觉得太没意思，看那纯粹是浪费时间和精力，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下子，没啥看头。如果说毛片对我没有冲击力，勾不起我的情欲，那是假的，我和阿毛常常看着看着，就粘到一起了。我家的沙发上、地毯上、床上都成为我与阿毛做爱的战场。爸爸妈妈“心连心”的一个星期，我的家中到处情欲弥漫。 性方面的书籍我在高一时就看过，后来也不时看一看，性生活会怀孕一直是我最关心的一件事。与阿毛刚开始时还比较警惕，接连多次没有事情发生，紧绷的那根弦就松下来了。更可恶的是阿毛，他总说没事没事，知道如何控制，让我悬着的心放下来了。 事情终于发生了。那段时间，我觉得身上极不得劲，原来很能吃饭的我，忽然间没了胃口。我爱最吃红烧猪手，阿毛买给我时，我看了一眼，就感到非常恶心，有想吐的欲望。我对阿毛说，坏了，搞不好我怀孕了。阿毛的小脸都吓白了，不住声地说，怎么可能怎么可能。我使劲窝了他一眼，怎么不可能？！阿毛哆嗦着嘴唇说，那可怎么办？看到阿毛六神无主的样子，我反倒乐了，该怎么办怎么办呗，总不能现在就把孩子生下来吧！ 我的例假一贯准时，那次却不准时了，而我的反应越来越强烈。不小心怀孕将我推进尴尬的处境，一边得强忍着身体的不适，一边还得在父母跟前装成兴高采烈的样子。阿毛也背上了很重的思想包袱，笑容从他脸上消逝了。有天来我家时，他在路上净琢磨怎么办的事了，让一辆三轮车刮到在地，膝盖都蹭破了。我对他说，有啥事说啥事，急也没用，实在不行，就找个小诊所做了算了。阿毛关键时候还算个男人，他说，小诊所不能去，万一出点啥事，更麻烦。 阿毛将我怀孕的事告诉了他姨，让他姨帮助想办法。他姨没生他的气，还打趣他，说，这证明我家阿毛没问题嘛！他姨有个朋友在医院妇产科当大夫，打个电话，我和阿毛去了医院心里痒归痒，但是不敢“轻举妄动”，听人说，人流手术后，必须要等下次例假来后才可过性生活。阿毛也急，没用！ 过了不久，我的入学通知书就下来了，我心慕已久的那个大学艺术系声乐专业将我录取，我爸和我妈都特高兴。我们一家四口（我的妹妹叫管晓玉）已经开始谋划我的未来。我爸说，将来学好了，就往北京发展，找个专业文艺团体进去，当个歌星。我妈对此却持不同意见，说女孩子，还是有个安稳工作做比较好，不要太出人头地，她说她在专业文艺团体已经干烦了，不能再让女儿走她的老路，如果我愿意，将来当个老师还是比较把稳。我妈是很护孩子的那种家长，她主要还是不想让我离家太远。我们家里我妈说了算，属于那种一锤定音型的，听了我妈的话，我爸不再吱声了。我妈对我妹妹说，晓玉，你要跟你姐姐学着点，你看她多有出息，大学都考上了，你要努力呀！我妹妹的资质也不错，嗓子比我还好，在少年宫合唱团里是数一数二的。 我要跨进大学校门，对阿毛是一个不小的压力，他知道大学里诱惑多多，我能不能留在他身边，对他来说还是未知数。他使劲讨好我，态度谦恭得像个仆人一样。其实，在我的内心里，对阿毛还是钟情的。因为我和他已经有了那层关系，我已经是他的人，不论他地位高低，我都要一辈子跟着他。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我发现我的思想在改变，最终，我们经过多年苦恋，还是未能走到一起。此为后话。 阿毛的爸爸妈妈专门“召见”我一次，他爸说，你们很相爱，我和他妈都很支持，但你们还小，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事业上。他批评阿毛是个不争气的东西，连大学都没考上，现在的高中毕业生，哪里会要你呀，等等。转过来，他爸又说，已经在一个公司给阿毛找了个工作，先让他干一段，年底还是想让他当兵去，到部队锻炼锻炼，家里的环境太优越，把孩子都惯坏了，不利于孩子的成长等等。 我入学不久，阿毛凭着他爸的关系就到一家房地产公司上班了，那家公司主要看着他爸的面子给他碗饭吃，他的工作就是接接电话，看看报纸，而后就与那些狐朋狗友聊天、吃饭、打牌，真本事没学到多少，社会上的歪门邪道都掌握得差不多了。 我刚走进一个新环境，这里的一切都格外吸引我，校园生活在我的面前展开一片新的天地。班里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，能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，本事都不可小看。我们每天上大课，上小课，学乐理，练发声，日子过得虽然枯躁，但很充实。 学校与我家尽管同在一个市里，可我很少回家，大概每个月能回一次吧。与阿毛的会面也少了，一般我不去找他，他是不会来找我的。 这年年底，阿毛又在他爸的“帮助”下参了军。临行前几天，我们一起见了面，吃饭时，他喝了点酒，两眼红红的盯着我。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，饭后，我们一起去了他姨家，在那里，我们又一次融为一体。阿毛使劲在我体内抽动着，他射后，躺在我身边哭起来了。他说部队不比公司，管得严，今后要见面很不容易，要我时时想着他。他的情绪感染了我，我抽咽着说，你放心，你永远是我最爱的人，谁都不能把我从你身边夺走。 阿毛的情绪逐渐平静了，他说，我这一参军，你是我的未婚妻，就属于军用品了，别人不好随便动的。我说，那你将来从部队回来后，我就成了军转民了。阿毛笑道，你是军地两用人才呀！ 我们笑成一团。阿毛那话儿又硬了，翻身扑上来……。化验结果出来后，虽然我早有思想准备，还是被那个结果吓着了，我真的怀孕了。大夫说，要做手术还得等10天左右，到时候再来。还没出医院门，我就呜呜地哭起来。阿毛手足无措，想安慰我，又找不出合适的话语，急得直跺脚。事后我想，其实这事也不能只怪阿毛，如果我一再坚持不让他碰，也就不会有这种事发生了。可是，当情欲来临的时候，岂是我和他所能控制得了的。这就是生活，这就是人生，这就是世间男女永远在演绎的没完没了的活报剧。 流产手术前，我给父母编了个圈子，说原来班上的学生要组织到外面玩三天，妈妈给我收拾了外出的东西，一再叮嘱我注意安全，就忙她的去了。手术后，我在阿毛他姨家里住了三天，他姨给我做的饭可口极了，我一时胃口大开，吃得都找不到北了。这事你说怪不怪，肚里有那么个小东西，立马什么都吃不下了，那东西没了，吃啥都香。 一个星期过后，身体完全恢复。这时心里又痒痒的，又开始渴望男女之间那点事了！在新兵训练营，阿毛给我寄来了他到部队后的第一封信。那封信很厚，信中，他倾诉对我的思念之情，回忆我们相识、相知、相爱的点点滴滴。他的字虽然写得不好看，但在头脑发热的我看来，那就是一幅美好的图画，我一遍遍读它，看它，直到把信中的话都快背下来了。那段时间，等待阿毛的信成为我大学生活的主要内容，生活委员从收发室把报纸拿回来后，我总是在那一堆来信中看有没有阿毛的信，看到那熟悉的字迹，我欣喜万分，如果没收到他的信，我的情绪会低落一天。那时的电话联络远不如现在方便，鸿雁传书是最好的办法。 阿毛在我身边时，我虽然也很恋他，喜欢与他做爱，但也觉得无所谓，直到两人之间有了地理上的距离，我才感到他绝不是我生命中可有可无的人。我想他，想和他时时刻刻在一起，想让他亲吻我，进入我。在宿舍里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又开始用手指解决自己的问题。 新兵训练营结束后，阿毛分配到离距我所在的地方300公里以外的军营里。部队纪律严格，他又是个新兵蛋子，想请假回来与我团聚的机会根本没有。那年“五一”节放假，我专门去部队看他。 从省城到阿毛所在的地方路不好走，长途汽车翻山越岭，走走停停，用了一整天，才走到阿毛的部队。去找阿毛之前，我已经在信里告诉他，所以他非常期待。部队里有人探亲，是件令官兵们兴奋的事，一个漂亮姑娘来看他的男朋友，更让官兵们兴奋莫名。一个当兵的听说我找阿毛，三步并作两步地向一个营房跑去，大声喊道：阿毛，有人找你！ 我差不多快不认识阿毛了，他黑了，瘦了，城市青年的嚣张劲头也收敛了许多。他咧开嘴，露出满口白牙，显得很不好意思地说，你来了！这就是我日思夜想的阿毛？我忽然觉得他很陌生，我们两人之间有了距离。但这种距离感，很快在我们对往事的回顾中缩短再缩短，直到为零。 部队里为我安排了一间客房。晚上，阿毛偷偷溜到我的房间里，尽情地在我身体发泄他长时间对我的思念。让我奇怪的是，本来想着二人重逢后的做爱肯定很美好，但我却没有丝毫快感，甚至有些难受。阿毛就像个贪吃的孩子，一次一次地要我，他说想我想得快疯了，如果我再不来，他就是被部队处分，也要回去找我。我理解他的心情，虽然我没有从性爱中得到快乐，可想到他需要，就一次次给他，迎合他。那天晚上阿毛和我到底做了多少次，我都不记得了，只记得他过一会就要，一夜几乎没睡。 阿毛的排长听说我是在大学学音乐的，对我说，部队的文娱活动很少，大家都感到枯躁，正好我来了，晚上开个晚会，一方面表示对我的欢迎，同时也向官兵们展露一下当代大学生的风采。我未加思索就答应了。 那年月还没有伴奏带，部队的几个文艺爱好者找来了二胡、笛子、小提琴等等部队能找到的简单乐器，把我要唱的五首歌曲练了一遍，晚间就登台给官兵演出了。应当说，在大学将近一年的学习里，我的歌唱技巧进步神速，在系里，我是数得上的好学生，在部队给这些官兵唱歌，那就更没问题了。我把准备好的五首歌唱完后，近百名官兵齐声喝彩，还要我再唱。架不住大家的热情，我又连续唱了几首。演唱时我看到，那些官兵看我的眼神都发直了。据阿毛事后说，那是他们军营最热闹的一个晚上。演唱结束后，有几个大兵拿着本子，请我签名，我不好意思地笑了，说我又不是歌星，签什么名，他们说，在我们心目中，你比歌星还歌星，你就是飞进我们军营的百灵鸟，你以后要再来哟！ 联欢会的当天晚上，我的心情颇激动，丝毫没有睡意，与阿毛一次次地做爱，也许是心情好吧，竟然有了一丝快感。 在阿毛的部队呆了两天，我要回学校了。阿毛的战友们依依不舍地送我。阿毛给班长请了假，说送我去镇上坐长途汽车。在镇上，阿毛在一家小旅店里开了一个15块钱的房间，说是与我话别。进了房间，阿毛像世界末日来临一般，急不可待地进入我的身体，他一边做，一边流泪，泪水洒在我的胸前。大学生活留给我的记忆是温馨的、美好的。 在大学里，我目睹了无数男男女女的相互追逐，他们追逐爱情、追逐情欲的满足、追逐有形和无形的东西；男同学追女同学、女同学追男同学、学生追老师、老师追学生，等等。在大学里上演的一场场男女追逐游戏中，我仅仅是一名看客，并非是我对这样的游戏不动心，而是我分身乏术，无法加入到游戏中去。因为阿毛是我爱与性的全部。 阿毛为了与我时常见面，通过他爸的关系，一连换了三个军营，最后这次离我最近，我要从学校去部队看他，只要坐一个小时的车就够了。阿毛熟悉了部队生活后，慢慢变得油条起来，他要么向部队请探亲假，要么请病假，总要想方设法回来与我相聚。回来后，他经常身着军装到学校来找我，来的次数多了，我的同学都知道我是名花有主，而且主人在部队当兵，我这个“军用品”就没人敢碰了。 手中有些小权的阿毛他爸，已经在为我们将来的婚事做考虑。他在市中心准备了一套房，进行了简单装修，阿毛回来就在那里住。当然，陪阿毛度过漫漫长夜的总少不了我。原来，我和阿毛经常在他与他父母合住的那套单元房里做爱，一次，因为疏忽，让阿毛的妈发现了床上的精斑，他妈是过来人，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把阿毛毫不客气地收拾了一顿。阿毛的父母知道我与阿毛已经到了焦不离孟、孟不离焦的程度，也就睁只眼闭只眼，由我们去了。再说，一个大兵，能找到我这样的大学生女朋友，阿毛父母感到很满足甚至自豪。在那套属于我们的房子里，我经常与阿毛做爱做得昏天黑天、飞砂走石。我在高潮中“死去”，又在短暂的缓歇后醒来，真可用死去活来作形容。我们的革命军人阿毛，发扬我军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的精神，在我丰腴的肉体上不知疲倦地开垦着，时而气喘吁吁，时而汗流浃背，他从不叫“苦”，从不喊“累”。他时常俯在我身上，像孩子撒娇般地说，我就喜欢你这身肉，我已经离不开你这身肉了。他已经到了迷恋我的程度，我的生活里也不能缺少他。 革命军人阿毛越来越放肆，他告诉他爸要返回部队了，他爸将别人送他的那些名烟名酒装了一提包，让他打点部队关系，以便早日“混”入党内，或者在他将来离开部队时，档案里多写些好话，阿毛却把这些东西都便宜卖给小商店，拿这笔“资金”作为我们寻欢作乐的投入。他和我已经不敢在属于我们的那套房子里住了，万一他爸“查房”，那将死得很惨，他在一个偏僻的小旅店租了间房，晚上就让我过去，继续过我们的性福生活。革命军人阿毛总是能够通过种种渠道搞来病假条，而后到部队请假再请假。阿毛的上司都或多或少地从阿毛那里得到过好处，或者托阿毛的父亲办过事，对阿毛放得较松。这虽然非常不利于革命军人阿毛的成长，但给阿毛找到性的快乐提供了便利条件。革命军人阿毛最过分的一次，是将病假条延续了100多天，这100多天，每天都少不了我的陪伴。阿毛连续几个月不回家，他爸他妈还以为他在部队安心了，还在心里嘴上直夸他们的儿子呢。哪晓得，阿毛白天就混迹于一群无所事事的老头中，听别人聊天，打扑克，下象棋，打麻将，完全将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。家庭环境优越、从不缺钱的阿毛，就像呼保义宋江宋公明一样，仗义疏财，将他随身携带的香烟发给与之从事娱乐活动的每个人，受到大家热烈欢迎和拥戴。如果哪天不来了，那些人还念叨他呢。阿毛给我说这些时，我调侃他，你真是人民的子弟兵呀！阿毛说，是啊，人民的子弟兵就要为人民做事。告别白天，夜幕降临后，革命军人阿毛要做的唯一一件事，就是期待我的到来，而后共赴巫山云雨。 ?????? 【完】 ?????? 23766字节 [ 此帖被jyron在2014-06-16 09:26重新编辑 ]